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叢刊

日本之面觀

周憲文等著

行印局書中華上海

× × × × × × × ×
× × × × × × ×

新中華叢書

社會科學彙刊之一

日 本 之 面 面 觀

周憲文 等著

行 邶 局 書 華 中 海 上

序

祇要不是「漢奸」，我想誰也承認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中華民族的公敵罷！

自「九一八」以來，全國痛心的「國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贈給我們的。不幸這種「國難」，綿延至今，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我們處在「國難」時期，一致抗日，差不多是中華民族全體的義務。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是空言所能抵抗的。高喊幾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至多也不過向敵人示威而已。

怎麼辦呢？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應該懂得日本帝國主義有什麼長處？有什麼弱點？必「知日」而後才可與言「抗日」。

這本小冊子——日本之面面觀，關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財政，軍事，政黨，社會，以及法西運動與天皇主義，都有詳細的分析，可以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解剖圖。

假使說，一致抗日是中華民族全體的義務，那麼，從這本小冊子中，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長

處及其弱點，不也是我們的義務嗎？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國慶紀念後一日

編者

日本之面面觀目錄

序

日本政治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瞿荊洲(一)

日本軍費之膨脹與其財政之危機.....

瞿荊洲(二三)

經濟恐慌中日本的軍事預算與軍事產業.....

符滌塵(二七)

積極備戰中的日本經濟.....

任遠譯(四三)

最近日本政潮之解剖.....

唐槐(六一)

波瀾重疊之日本政局.....

帥雲風(七一)

新舊交替的日本內閣.....

張健甫(八三)

日本中層階級的現狀及其前途.....

符滌塵(九三)

日本法西斯蒂運動與天皇主義.....

周憲文(一〇九)

所謂支那主義與日本主義.....

日本之面面觀

日本政治經濟的過去與今後

瞿荊洲

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經濟之平面的敘述，在政法方面，應說明年初岡田海相辭職問題、木宮相更迭問題，其後齋藤內閣搖動問題、高橋藏相消極問題，以及國民同盟之成立與選舉法之改正等問題。在經濟方面，則應說明對外匯價之跌落、出口貿易之增加、龐大預算之施行及世界各市場之排日。他若佔我熱河、退出國聯、防空演習、五相會議及日印西姆拉會議，亦皆應在敘述之列。惟此種歷史的紀載，自有大事記、年鑑等刊物為之詳錄，本文之企圖僅在握住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經濟之重心，就其過去之事實，以推測其將來之趨勢。但是，要把握一國政治經濟的重心，最好還是先研究該國的財政情形；因為一國財政的困難，在某一程度內，固可反映該國的經濟恐慌，而由一國的預算內容，也可看出該國的政治動向。是以本文的組織，先從日本的財政說起，次及其經濟，最後及其政治。

一 財政

(甲) 歲入的不足 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的特徵，第一為經常歲入之不足。即在一九三三年度，日本經常歲入為十二萬九千五百萬圓；經常歲出為十三萬六千四百萬圓，經常的入不敷出者為七千三百萬圓。此係日本財政史上稀有的現象。且在其財政預算上，還有數項具有經常性質的費用，如海軍船艦維持費、殖民地補助費、北海道拓殖費、海運及各種勸業獎勵金等，都算入於臨時歲出部中；嚴格說來，日本經常歲入的不足，實達三萬萬圓以上。此種經常歲入對經常歲出的不敷，尙係日本會計法施行以來之第一次。據經濟雜誌所載統計數字，自一九二六年以降，日本經常歲出歲入之比較如次：（單位千圓）

年 次	經常歲入	經常歲出	出入比較	歲出對歲入之百分比
一九二六	一、四五二、四〇九	一、〇八二、七九二	(+)三六九、六一七	七四·六
一九二七	一、四八四、七七九	一、二七二、二一七	(+)三一二、六六二	七八·九
一九二八	一、五〇五、〇一二	一、一八四、三五五	(+)三二〇、六五七	七八·七
一九二九	一、四八一、一四三	一、二二二、七二六	(+)三六八、四一七	八一·九
一九三〇	一、四二二、〇五九	一、三〇二、一五一	(+)二一九、九〇七	八四·五
一九三一	一、三一四、九一一	一、一一一、八二四	(+)二〇三、〇八七	八四·六

據上表所示：一九三一年以降，各年度歲入超過歲出二萬萬圓至三萬萬圓不等。至一九三二年減為四千八百萬圓，一九三三年則竟有七千三百萬圓經常歲入之不足。是為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上之一特殊現象。

(乙) 峴出必然的增加 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的特徵，第二為峴出的增大。計一九三三年度，經常歲出及臨時歲出合計，較之一九三一年，增加八萬三千三百萬圓，而其用途之大部份為「滿洲事件費」、軍備改善費、時局匡救費及國債費等；其數字如次。（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皇室費	四·五	四·五	四·五
國債費	三七六·八	二五九·八	二五九·四
年金及恤養金	一五九·五	一六〇·八	一四八·〇
行政費	六二六·七	六四〇·八	五七三·九
內「滿洲」事件費	四·七	九·八	九·一
補助費	二五七·二	二一六·一	九二·一
軍事費	八五〇·四	四〇五·七	四〇五·七
	一六一·五	二五八·九	七·六

國庫預備金

內「滿洲」事件費

三四·〇

三四·〇

一四·〇

歲出合計

二、三〇九·四

二、〇一二·一

一、四九七·九

表中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三一年比較，軍事費增加四萬四千五百萬元，增加率爲百分之

○八·九，其中以「滿洲事件費」爲主要部份。所謂「時局匡救事業」之補助費增加一萬六千五百萬元，增加率爲百分之一七九·〇。國債費因公債之增發及匯兌之虧損，亦有一萬一千七百萬圓之增加。是皆必需的費用，具有不可避免之性質。是爲一九三三年日本財政上之另一特殊現象。

二 經濟

一九三三年，日本內因軍需工業之勃興，一部分企業家獲得鉅利，外因日圓匯價之跌落，刺激貿易輸出之增加。經濟界在表面上頓呈繁榮景象。一般新聞紙，更從而煊染之美其名曰「膨脹景氣」。我國人士多惑於日本之宣傳，竟謂日本經濟業已轉入佳境，此實爲皮相之論。查經濟繁榮之基調，在於國民購買力之增進，而國民購買力之主體，則在於農民及工人；農民及工人之生活狀況，若未改善，則其經濟之繁榮，不過是曇花之一現而已。現請言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民與

工人的情形。

(甲) 膨脹景氣下的日本農民 所謂膨脹景氣，不外三端：一為物價之騰貴、一為輸出之增加、一為金融之豐潤。茲就此三者以檢視對於日本農民之影響。

第一：在膨脹景氣中，物價誠然增高不少，惟各物價格之變動，緩急先後，迥不一致。據日本銀行調查之指數，以一九三二年一月之物價為基數，一九三三年四月農民生產品價格之增加為百分之一〇，而農民消費品價格之增加則為百分之一四。其中佔農民物產主要部分的為米與麥。麥之指數為九八米之指數為九六。硫酸鉢係農民不可缺少之肥料，其指數為一一八。棉織物為農民必需的衣料，其指數則為一三九。兩兩對比，則知農民之收入，因農產物價格之低微而減色，農民之開支反因消費品價格之騰貴而增大，其生活愈趨於窮困，殊無購買力增進之可言。

第二：通貨膨脹之結果，金利低落，市面之金融，因以弛緩。但在農民方面，則適得其反。蓋日本土地磽薄，技術幼稚，農業利潤，年僅三釐或二釐，其借入之資金，利率至少亦在七釐以上，間有高至百分之二〇至三〇者。故農村金融，枯竭異常。日本當局鑒於此種現象之惡劣，曾擬設法救濟，最近勸業銀行對於以耕地為抵押品之放款，利率由四釐減為二釐，中央金庫亦已擴張其放款。

範圍，並減低其放款利率。但由勸業銀行或中央金庫借得款項者，乃農民中之特權階級。一般民眾，殆難霑其餘潤。又貧困農民，其借來之款，多非作爲生產資金，乃用於消費。以借款爲消費資金，其窘迫更可想見。

第三：日本之對外貿易，若按金再禁後匯價跌落之日圓計算，其輸出額確有增加，但折合爲「未禁現金輸出」時之金價，則其輸出價格，却甚低下。產業資本家任企業上有托拉斯及嘉提爾等種種組織，可以提高其製品在國內市場上之價格，另一方面，因內地農業尙未進入資本化，易於操縱，可利用匯價低落之貨幣，以賤值收買農民所供給之原料。因此，產業資本家，可將對外貿易上之虧損，完全轉嫁於一般農民。例如農民供給之原料，首推生絲，據經濟雜誌所載數字，一九二六年，絲價每百斤爲一百五十二圓。一九三三年，價僅八十五圓。生絲係日本農民出產之大宗，爲數百萬戶農民所托命，在輸出激增聲中，其價如此慘跌，日本農民經濟之窮困，不言可喻。

(乙)膨脹景氣下之日本工人 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民之情形既如上述，試依次敍述日本工人之生活狀況。據日本銀行之勞動統計，一九三三年六月，就業人員總指數爲八一·六，與上年同期之七四·五相較，增加了百分之七·一。日本工人總數號稱一百八十餘萬，準此計算，就

業工人約增加十二萬人。此處所可注意者，蓋有二端：第一、即以前被解僱歸農現正靜候工作之人，爲數既多，新達勞動年齡之工人，亦復不少，就業之人數雖多，而失業者仍有增無已。其次，工人就業人員指數雖較上年增高七·一，而工人所得工資之指數則較上年僅增一·六，其定額工資，且有減低之事實，其詳細指數如次（以一九二六年爲一〇〇）：

	勞動人員	定額工資
一九三一年平均	七四·四	九一·三
一九三二年平均	七四·七	八八·一
一九三三年六月	八一·六	八五·一

因在解僱工人復工之時，廠方利用其弱點，新訂工資，常較低於其原領之額。通貨膨脹期內最活躍的工業如軍需工業及輸出品工業，多僱用短期工人，隨時召募，隨時解僱，故其定額工資尤爲減低；在此物價高昂之時，日本工人之購買力，自更趨於薄弱。

其次，通貨膨脹期內，通貨之價格大有變動。一九三三年，日本工人，因就業者之數增多，其實收之貨幣額自亦增加，將一九三一年折合爲一〇〇，則一九三三年六月工資之貨幣額爲一〇六·九。但此百分之六的增加，若與資產家收益之增加相較，最足以表現日本工人生存之窮困。

資產之收益，可以企業公司之收益爲代表，據東洋經濟新報社調查，一九三一年以降，日本代表的企業公司之收益數字如次：

公司數	利益額(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	八五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	一五八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	九六
	一八三
	二三四
	八六

一九三三年上期與一九三一年同期相比，資產家收益之增加爲百分之四〇，以視工人工資僅增加百分之六者，殆不可同日而語。此足徵在通貨膨脹進程中，日本國民所得，僅有利於資產家而不利於工人。

再次，與工人生活有直接關係者，爲生活費之增高，過去一年中，日本消費物品價格之騰貴，超過一般民衆消費力之界限。關於生活費之騰貴，可參考日本銀行所發表之物價指數，以一九一四年爲一〇〇，其數字如次：

零售物價指數	躉售物價指數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一二〇·一
一九三二年三月	一二六·〇
	一三四·六
	一三六·四

一九三二年六月
一一六·四

一九三三年三月
一三三·一

一九三三年六月
一四一·一

一九三三年九月
一四二·八

一九三三年九月
一四二·二

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四三·一

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四四·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三一·七

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三八·〇

一九三四年一月
一四四·二

上列表中，一九三三年零售物價較之一九三一年，約增百分之一〇·二，躉售物價約增百分之二。至於工人之收益，如前所述，僅增加百分之六。在此種經濟狀態之下，資產階級之所得，愈形增大，而工人階級之所得，實不足以自活。

三 政治

法西斯化：一九三二年日本既在上述情形之下，十分困難；於是，加以一般野心家以天皇主義相號召，工農大眾的生活以致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之趨於法西斯化，乃爲必然之趨勢。據日本產業勞動調查所關西支社之報告，日本的法西斯團體大小約有一百二十多個，其中最著者有建國會、大日本國粹會、大日本正義團、黑龍會、全日本愛國者共同競爭協議會、大化會、國本社及明倫會類似政黨。名稱者有大日本生產黨、愛國勤勞黨、日本國民黨、愛國大衆黨、學生之團體、早大潮之會、帝大七生社、學生興國聯盟、日本青年學生革正聯盟、京大猶興學會、愛國學

徒聯盟等，以一般青年爲目標者，有鐵道青年會、愛國青年社、天業青年團、大日本青年護國聯盟、日本青年同盟、洛北青年同盟，以宗教修養相號召者，有修養團、日本青年修養會、動勞會、希望社、大日本國民思想善導會、國敎宣明團、鐵道道友會、乃木講、國柱會等。此外以婦女爲對象者，有愛國婦人會、大阪國防婦人會，以朝鮮民族爲對象者，有相愛會及朝鮮人聯合會等。林林總總，不遑枚舉。各團體之指導者或其中心人物，有山本伯爵、德川家孝等貴族，有一戶兵衛、佐藤鐵太郎、有馬良橋等海陸軍人，有鈴木喜三郎、平沼騏一郎、床次竹二郎、田中廣重等官僚與政客，有酒井榮藏、野口榮次郎、內田良平、頭山滿、寺尾敏等浪人，有大谷尊由、田中智學等僧侶及大川周明、蜷川新等學者。至於此種團體組成之份子，則以小市民及流氓居多數，學生間亦有之。

這些團體中間，雖然並無若何聯絡，而各團體的組織亦不甚健全；但法西斯運動的擡頭，確爲一九三三年日本政治上的一件大事。

今後的展望 然則日本今後的政治與經濟怎樣呢？這，我們可看一九三四年日本的財政預算。『因爲一國的預算，常是一個國家活動的標準，也就是一個國家「年中行事」的預定圖，因此，對於一國一年中行動的方向和前途，也當可由它的預算中來預測。』

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預算，『一般會計爲二十二萬三千九百萬圓，特別會計七千萬圓，共計二十三萬九百萬圓，比去年度實行預算增加一成五，比前年度決算則增加五成六。強大的歲出，歲入不足者幾達半數以上，本年度因歲入不足而發行的公債，計十萬萬圓。本年六月底止，計日本之國債已逾七十萬萬圓，本年度預算實行終了後，則日本之國債當近八十萬萬圓，如此下去，日本財政的基礎，當然難免陷於極度的惡化。』至於各部預算概算書，在本年八月初頭止，都已交到財政部，『在概算書中，各部明年度的新規要求，大約外交部爲一千二百萬圓，內務部爲一萬八千五百萬圓，陸軍部爲二萬零八百萬圓，海軍部爲四萬三千萬圓，司法部爲四百萬圓，教育部爲一千四百萬圓，農林部爲一萬零六百萬圓，商工部爲二千八百萬圓，郵務部爲一千九百萬圓，拓務部爲一千五百萬圓，合計爲十萬二千一百萬圓，此外尚有財政部下大約一萬一千萬圓，陸海軍滿洲事件費約一萬五千萬圓，以及各部將來的追加要求，多未計入。若將以上各項合計起來，則日本明年度之新規要求總額，已突破十三萬萬圓以上了。』

『日本明年度歲出，基本預算額約十四萬四千萬圓至十六萬萬圓，再加新規要求十三萬萬圓，則日本明年度之歲出總額約爲二十七萬萬圓至二十九萬萬圓，比去年的歲出總額約增

五萬萬圓至七萬萬圓之譜。

『日本明年度歲出之所以增加，時局匡救費及匯兌虧損金等，固爲其原因之一，而最要的癥結，却在軍事費的激增，就十三萬萬元之新規要求額說，則海陸軍之要求額（陸軍部二萬八百萬圓，海軍部四萬三千萬圓，滿洲軍事費一萬五千萬圓，）共計七萬八千八百萬圓，約佔新規要求總額之六成四。』

由上可知第一，一九三四年度日本的財政，因爲歲出的增加，歲入將更感不足；從而，一九三四年日本的經濟，其對於農工大衆，將繼一九三三年的情形，而增加其剝削。

第二，因爲日本的經濟恐慌，無法解脫，日本農工的生活，將更困難，則一九三四年日本的政治，將更趨於法西斯化。

第三，在國內政治日趨於法西斯化的狀態之下，必然的要準備對外國的戰爭，此觀一九三四年度日本預算中軍事費的增加，益可瞭然；從而可說，一九三四年日本的經濟政治，都將更傾於軍事化。